

正昌等

著

官鉴





正昌
等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鉴/正昌等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3

ISBN 7-5387-1656-4

I.官… II.正…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G6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126 号

官 鉴

作 者:正 昌等著

责任编辑:何 武

责任校对:何 武

装帧设计:刘 扬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洛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780 千字

印 张:30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5387-1656-4/G·70

定 价:48.00 元 (上、下册)

鉴，古代器名，青铜制，古人常盛水于鉴，用来照影。鉴戒，多指引往事为教训，古语曰：“人久求名闻善败，以鉴戒也。”为官者，谨记。

目 录

老 秘	1
敲 诈	44
饮鸩情人节	90
老师本是老实人	147
年前年后	207
城 市	246
小人不可得罪	298
谜 语	344
颠 倒	392
马镇挽歌	438

老 秘

郑彦英

老秘穿着睡衣，趿着拖鞋，软沓沓地迈着方步，走向卫生间，长长地清了一下嗓子，缓缓坐在马桶上。就听见妻子迈着急急的碎步从客厅走来，衣裳擦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就从客厅响到卫生间，随着，两份晚报出现在老秘面前。

老秘理所当然地接过报纸，连朝妻子那里看一下都没有。

这些报纸妻子都看过了，并在有关文章标题下面画着或红或蓝或黄色的道道，这些道道都是为老秘画的，红色的道道说明这篇文章是重要文章，希望老秘必看；蓝色道道说明这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希望老秘看一看；黄色道道说明这

篇文章虽然重要但和老秘关系不大，仅需浏览一下就可以。

有了这三种颜色的提示，老秘很快就读完了这两份报纸，马桶上的事情也在不知不觉间结束。“嗯——”老秘又长长地清了一下嗓子。

妻子窸窸窣窣的衣裳声又从厨房响到卫生间，从老秘手中接过报纸，又将盛满温水的漱口杯递给老秘，漱口杯上横着一只牙刷，牙刷上已经挤好一条雪白的牙膏。

老秘就开始刷牙，尽量懒些，尽量缓些，尽量松泛些，充分享受着家庭的温暖。洗漱完毕，老秘右手捏着梳子，梳一下头，把手垂一下，再梳一下，再把手垂一下，梳着垂着从卫生间走进厨房。

妻子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两杯热牛奶，两个热烧饼各夹着两片粉色的方火腿。这是老秘最爱吃的，老秘就放下梳子，又长长地清了一下嗓子，坐在了餐桌前。

妻子在一旁坐了下来。不管多早多晚，只要老秘在家吃饭，妻子总是和他一起吃。

老秘喝了一口热牛奶，拿起热烧饼咬了一口，真好吃，又热又脆又香，禁不住朝妻子那里看去。

妻子却没有吃，一双眼微微笑着盯着老秘看。

“快吃吧。”老秘说，“都看了一辈子了，有啥好看的？”

妻子却依然吟吟笑着，声音很轻地说：“仟村百货商场今天开业呢，你能陪我去一下么？”

老秘没有吭气，又咬了一口烧饼，一下又一下地嚼。

妻子依然笑吟吟地看着他，声音小了些：“想给你买一件袄呢，你得试一试。”

老秘还是没有吭气，直到一口一口地把烧饼吃完了，才从妻子手里接上手巾擦了手，说：“我给你说过几回了，你咋就没记性呢？”站起来，“我是个当秘书的，自己不是领导，自己的一切都是领导的，当然包括时间。秘书没有任何权力，但是领导有权

力，秘书可以借助领导的权力。领导发达了，秘书跟着发达；领导倒楣了，秘书跟着倒楣。所以秘书要想尽办法让领导发达。在咱们家呢，只要我发达了，你就跟着发达。所以，我要给领导服务好，你要给我服务好。”

妻子低下头来：“今天是星期天，我以为你没事呢。”

“咋能没事？”老秘走出厨房，“现在就去办公室。”

妻子的衣裳声立即从厨房响到卧室，随着，老秘从妻子手里一件一件地接过衣服穿好，很快就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客厅里。

出了家门，老秘发现天上正在飘落着细密的雪粒子，地上已经积了指头厚一层，吹到脸上的风虽然不大，却冷嗖嗖的。“嗯——”老秘清了一下嗓子，短促而又响亮，随着走进雪地里。和在家里相比，老秘完全换了一个人，反应机敏，动作麻利。积在地上的雪虽然很薄，却已经上冻了，皮鞋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脆响。虽然小风裹着冰冷的雪粒子不断往他的脖子里灌，但他并没有袖手缩肩，依然挺胸昂首地走，皮鞋踏雪的声音又脆又有节奏，从家门口一直响到办公大楼，响到他的办公室。

老秘本名叫边灿烂，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虽说是办公室秘书，实际上是县委书记刘若愚的专职秘书。刘若愚今年三十九岁，老秘却已经四十四岁了。刘书记的司机国明就开玩笑叫他老秘，他听到后心里很不高兴，却又不能给国明发火。他想到自己虽然整天跟着书记，给书记出主意，完全可以说和书记贴着心，但真正和书记贴着身，几乎寸步不离的，却是司机，司机实际上身兼书记的警卫和生活秘书。他就小了声很亲切地对国明说：“可不敢这样叫，你想想，在秘前面加一个老字，就把我叫老了，起码在人们的印象上，觉得我已经老了，现在兴的是年轻干部，把我叫都叫老了，我还怎么进步？你知道我今年有多大了？”

“我算一算。”国明说着想着，“你比书记大五岁，今年……”

“今年四十四。”老秘强调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四十四岁。”

“四十四岁有啥重要的？”

“四十五岁是提拔大关，过了四十五岁如果还不提拔，你就是有登天的本事，也没有登天的梯子让你上了。”

和他处得很铁的国明恍然大悟，说：“我还等着你当了官日后照顾我这出力人呢！”所以从此不再叫他老秘，但这个外号却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县委。

老秘在自己办公室只打了个转，就匆匆来到刘书记办公室，开始了秘书的工作。

第一件事是翻台历。“1997年1月5号，星期天，97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他边翻边说。

他知道一月份是一个重要月份，一般的干部调整都在这个月份，县委书记刘若愚已经在黄城县工作了六个年头，成绩很大，很可能在这个月提拔上调。刘书记在黄城工作的这六个年头里，他鞍前马后地为刘书记服务，特别是刘书记出政绩的几件大事，都是他出的主意。这些，别人不知道，他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刘书记的尊严和威信，为了刘书记的飞黄腾达。他相信这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刘书记从来没有正面给他许诺过要提拔他的事，这就使他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就在几次他和刘书记单独相处的时候，拐弯抹角地向刘书记提出了希望刘书记在离开黄城前，让他有些进步的意思。

第一次是他代刘书记为省委《支部生活》写了一篇《县委书记应该如何抓大事》的文章，《支部生活》加了编者按发表后，他趁刘书记高兴的时候笑着对刘书记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是每天都跟着刘书记好好学习呢，不敢期望天天向上，只是期望刘书记高升的时候，别忘了让我也有些长进。”

刘书记听完后没有吭气，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他知道刘书记是个严谨的人，只要说出来就会做出来，所以刘书记没有为他选好位子的时候是不会说出来的。但是刘书记认

真地看过他一眼了，这就说明刘书记已经很重视这件事，而且已经记在心里了。

第二次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他和刘书记去市里开会，刘书记登台领了个大奖杯后，他在宾馆里一边把奖杯往盒子里装，一边对刘书记说：“听说元月份要调整一批干部呢。”没有听见刘书记的应声，他也不朝刘书记那里看，就又说：“土地局张局长和我是一年上的大学，一年分到咱县的，在大学时，他是普通学生，我是班干部。”

说完了他还不朝刘书记那里看，就听见刘书记噢了一声，然后又听刘书记说：“我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他在心里说。

翻着台历，老秘禁不住想到了这些。他知道一个秘书最重要的应该是干练、敏捷、清晰、干净，于是就在想着这些时到锅炉房提来了开水，然后又不停手地扫地，抹桌子，洒水。片刻之间，屋里已经充满了清新的气息。

他就在这美好的气息里想，会让我去哪里呢？是去乡镇当书记或者乡镇长呢？还是让我去局委任职？

于是就禁不住为一月这个特殊的月份发愁了，但愿市里不要在这个月份把刘书记调走，就是调走也要让刘书记调整完黄城班子后，再走。

刚想到这里就听见走廊上响起沙沙的脚步声，他浑身的神经立即一紧，就赶紧将刘书记的茶杯放到办公桌的右上角，这是刘书记习惯的位置。然后提起开水瓶，在刘书记走进办公室的一刹那，将开水不迟不早地倒进刘书记的茶杯。

刘书记脱下大衣，掸着大衣上的雪。

他连忙走过去，“我来。”接过大衣到走廊里掸干净了，才走进办公室挂在衣架上。

刘书记斜靠在椅子上，没有动办公桌上的文件，也没有动文件一边的一摞信，而是瞅着前面发呆。

他知道这是刘书记思考时的习惯表情，就没有吭气，悄悄地立在一边，等着刘书记发话；站一会儿，如果刘书记还不反应，他就会悄悄离开。

但刘书记没待他悄悄离开就说话了：“你坐下。”

他知道刘书记要给他布置任务了，就轻轻地坐在刘书记对面的凳子上，从兜儿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昨晚你看省新闻联播没有？”

“看了。”

“省里开了三级干部会。”

“对。总结了去年工作，布置今年工作。”

“市里通知我去一下，看来市里也要开，市里开完了，咱们县当然也得开。”

“对。”他嘴上应着，心里却想，市里通知他去开会，我怎么不知道呢？一般来说，书记去开会的通知都是秘书告诉书记的，今天怎么……但愿不是和书记谈提拔调动的事……

刘书记在布置工作时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所以没有发现老秘走了神，依然沿着他的思路往下说：“去年的工作好总结，关键是今年的大思路，这个你好好想一下，明天给我谈一下，我有个准备，明天开常委会。”

这句话等于给老秘吃了定心丸，如果书记将被调走，他还会一门心思想着这里的工作？

刘书记下楼后，他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司机国明站在纷纷扬扬的雪里给刘书记打开了黑色奥迪车的车门，还伸出一只手护在门沿上，心里就不禁感慨：还是当官好呀，一圈的人都为你服务。实际上为当官的服务也是为自己服务，都是想从当官的手里得到好处。自己也是这一圈人中的一个。

想到这些他不禁有些惭愧，就离开窗口走到了办公桌跟前。他开始集中精力想着今年全县的工作思路。

他已经第六次为刘书记思考一年的工作思路了，前五次刘书

记都采纳了，在常委会上加以充实、发挥，就变成了书记的思路、县委的思路，然后变成文件，变成全县人民的行动。每当刘书记向全县下达这些文件时，他的心底深处就感到悲哀。自己的话自己不能说，只能由书记说，书记说了就变成书记的了。由此看来，自己有当书记的能力，却没有当书记的运气。

那么，今年的思路是什么呢？他嘴里嗫嚅着，思绪在飞速地翻卷。

就在挂钟的时针将要指向十二点的时候，他郑重地在稿纸上写下了标题：《总结经验找差距抢抓机遇上台阶》。

经验是好总结的，因为这都是已经被省市肯定了的业绩，而且非常突出。比如出现了两个企业不但扭亏为盈，而且成了县里的利税大户；组成了三个农业产业化集团，其中一个在全省排名第三；县中学高考升学率列全市第一，等等。

这些经验也就是刘书记的政绩，刘书记如果被提拔，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绩。

“这些政绩和自己的努力也分不开。”老秘在心里说，心里便有些酸酸的。

妻子打来电话，叫老秘回家吃饭。

老秘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让自己的表情晴朗着，然后一边利索地走，一边想着思路。

抢抓机遇上台阶，机遇在哪里？台阶在哪里？

老秘中午没有睡觉，整整一个中午，一个下午，他都在为此动脑筋。终于在晚饭以前，列出了提纲。

吃完晚饭后，老秘又来到办公室，用言简意赅的语言，阐述着自己的思路，直到凌晨两点，确信刘书记看一遍就能完全理解掌握后，他才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走出办公室，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注意他的行走，才将步子迈得缓缓的、懒懒的、散散的。

早晨六点刚过，老秘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这是老秘睡得最香的时候，最烦别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实际上他连电话都不愿意装，因为打来的电话几乎都是有事情让他做。但是电话是县委给装的，说是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实质上是方便书记的工作。

妻子曾经申请由她先接电话，认为重要再叫他接。他表扬妻子说这想法很好，但不可行，因为每一次电话铃响，当秘书的都要想着是书记打来的，书记打来的电话只能是自己亲自接住，不能有中间环节，否则书记就会不舒服，就会想到秘书怎么还有秘书了？”

电话铃声只响了一下老秘就一跃而起，抓住电话听筒，尽最大努力让声音响亮起来：“你好！我是边灿烂。”

电话那头响起老秘的哥哥边光辉的声音：“我是光辉。”

老秘一惊，他知道哥哥完全了解他的习性，没有大事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他，就连忙问：“出啥事了？”

边光辉在大阳镇当了近十年的派出所所长，跟谁说话都带着审问的口气：“刘书记昨天去市里你知道不？”

“知道。”

“知道去弄啥不？”

“不知道。”

“你呀，”哥哥在那边叹了一口气，遂提高了嗓门：“刘书记要走了！”

“啥？”老秘坐直了，遂连声道：“不可能！不可能！”

“准确消息！”哥哥在那边说，“今天上午，市里就送来新书记，同时接刘若愚走。新书记是市里的团委书记白发中。刘若愚调到市委当秘书长了，进常委班子。”

放下电话，老秘狠狠地说：“噩耗！简直是噩耗！”不由自主地摸紧了拳头，“刘若愚，王八蛋！”猛然朝床头砸下去。

“咋啦？咋啦？”妻子来不及穿衣服，慌慌问他。

他没有理睬，但妻子的问话减缓了他的愤怒。“不一定，不

一定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说不定他在走以前还不知道，到了市委才知道调动情况！肯定，肯定是！要不，他咋还会让我准备今年的思路呢？”

想到这些老秘的心里稍微得了些安慰，嗫嚅道：“他心里清楚我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的升迁和我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每年我都给他出思路，每逢大事我都给他出主意，要不，他能出这么多政绩？！他不会亏待我的，他肯定临走以前会安排我的事！”他重重地点点头。

遂又嗫嚅道：“安排，怎么安排呢？”眼睛直了一下，“第一是舍不得我，带我走；第二是给新书记交待，提拔我。他虽到市里任职，但他是常委，还管着黄城县，新书记不敢不听他的。”

妻子在一边急了，哭丧着脸，摇着他的肩膀：“你有话就说呀，你这样咕咕啾啾，吓死人咧！”

老秘是1997年的第一个星期一第一个到县委上班的干部，按照常规打扫完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和他自己的办公室后，就开着办公室门，竖立了耳朵听着走廊上的声音，等着刘若愚书记的到来。

那份1997年工作“思路”在桌面上放着，“思路”上放着一张报纸。这是习惯，凡是书记交办的有关思路、谋略之类的文字，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只要书记一到办公室，他就能立即交给他，以显示自己的敏捷干练；而上面盖着报纸，是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以维护书记的威信，同时又显示出他对书记的忠诚。

这种忠诚持续了六年。但是，六年之前我是秘书，六年后的如今我还是秘书，就是说我忙了六年，敏捷了六年，忠诚了六年，却没有任何成绩，或者说没有任何进步——在县委机关，干部们最大的进步就是被提拔。今天是刘若愚书记在黄城县的最后一天了，或者说最后几个小时了，如果刘书记念及我的忠诚，对

我的能力和智慧给予肯定的话，就会在这几个小时反映出来；如果他在这几个小时内还没对我的安排有任何表示，我还继续对他忠诚的话，那就是再再典型不过的愚忠了。

想到这里，老秘把写好的“思路”从报纸下面拿出来，放到抽屉里面。如果他还用这个思路的话，就是他想在县委常委面前摆出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姿态，给他树一个善始善终的口碑。但是，他如果还不安排我，我就不让他摆出这个姿态，不让他留下这个美好的口碑！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走廊上那令他敏感了六年的脚步声，虽然他已经抱定了观望的心理，但六年的习惯还是左右了他的行动，他不由自主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迅速走到对面刘书记办公室去，在刘书记迈步进办公室的时候，正好将一杯热茶倒进刘书记的茶杯。

“思路理出来没有？”刘书记一进办公室就问，问得从容不迫，和六年来的任何一个日子的表情没有任何区别，完全不像一个就要在今天离开黄城的干部。

老秘来不及思考就说：“还没有。”就觉得脸上有些热，这是六年来，他第一次在书记跟前撒谎。

“哦……”刘书记不习惯老秘这样的回答，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办公室通知常委，八点半钟，在常委会议室开常委会。”

“好的。”老秘刚要转身走，却又多了个心眼，就停住步，问：“说不说内容？”

刘书记端起茶杯小小呷了一口，又小小呷了一口，说：“内容是研究今年的工作思路。”

“噢——”老秘应了一声，无端地把尾音拖得长了一些，走出刘书记办公室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小腿有些沉重。六年来，总是我将思路给了他，他看完以后才开常委会研究，可今天，他没有看我的思路，就要开会研究了。

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那么，这六年来，我给他写的

思路是不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可有可无呢？不不，这六年来的县委工作思路，和我写给他的思路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今天和以往不一样，今天他没有时间等我的思路，因为他几个小时以后就走了，就不可能把他的思路变成整个县委的思路了，所以他必须研究，不管研究成什么样子，都要研究。还有，他刚才听我说没有整理出来的话后，嗓子里有那么一种声音，这是六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是他感到我工作态度的反常？还是对我没有按时交出思路缺乏思想准备？反正他的这一声是对我工作和能力的一种不满的表示。

想到这里老秘只觉得腿肚子一麻，这可不得了，虽然他要离开黄城，但他还能在这几个小时内决定我的提拔问题，还能决定是不是带我到市里的问题——就是走了，他是市里的常委，也还能左右，起码是部分左右黄城的干部任免问题。

他到办公室迅速传达了刘书记的指示后，就匆匆走到刘书记的办公室门口。

刘书记的办公室门半掩着，这是他在办公室办公的表示，平常其他干部要进刘书记办公室，都要经了他老秘的同意，才能去敲书记的门，只有老秘自己去刘书记办公室，是不用向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敲门进去的。

他对自己一时失策，恨得咬牙切齿，但挽救还来得及，他就举手，轻轻敲刘书记的门，在刘书记那长长的应声中，笑吟吟地走了进去。

刘书记正在巴掌大的、市委发的工作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抬头看了老秘一眼，就又低下头去写，“有事？”问了一声，很随便。

他立即想到刘书记是在写今年的工作思路提纲，而刘书记不抬头继续写就是让他不要打扰的逐客令，他如果走开就一切都完了，所以他硬着头皮站在刘书记的办公桌前，轻声说：“今年的工作思路，我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已经想好了，是不是现在给你

汇报一下？”

“噢，”刘书记将眼睛从笔记本上抬起来，“简略地说一下。”

他心里猛然一热，他真害怕刘书记根本不听。所以他精神为之一振，说：“我想今年的思路总题目应该是‘总结经验找差距，抢抓机遇上台阶’。”

刘书记点了一下头，“大思路对，”又小小呷了一口茶，“后一句，‘抢抓机遇上台阶’，也是省里三千会提的，搬过来很好。但前面一句‘总结经验找差距’，容易让我们县外的人听了产生我们有了成绩就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的错觉，所以要改。”他看了一下笔记本。看来他确实在笔记本上写着工作思路。只看了一下就将头抬起来，“第一句应该是‘学习先进找差距’，先进在哪里？远学张家港，近学我省十个特别试点县。这样就给人一种谦虚上进生机勃勃的感觉。对不？”

“对对！”他连忙应。这是六年来，他第一次感到刘若愚书记很有水平。看来，六年来他给书记出的思路，许多地方正好和书记的思路一致了，就像刚才自己说的总标题的后一句一样，并不是书记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工作，并不是自己有了思路，书记才有思路，县委才有思路，全县才有行动……

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提纲讲了一下，当然省略了总结经验一部分。

他讲着，书记听着，偶尔记一两笔。

他讲完后，书记看了一下手表，“不错，我再考虑一下。”

他也禁不住看了一下手表，八点十五分，离开会还有十五分钟。他知道书记刚才的一句话实际上就是明白无误的逐客令，但他还是没有立即离开，他很想问一句书记是不是今天走，如果书记说走，他就提出他的问题，但他张开口了，却没有说出来，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书记发现了他的反常，抬头看了他一下，“还有事？”

“哦……”他摇摇头，“没事。”转身走出了书记办公室。